

史志琼崖

农历六月十一日是苏东坡登上海南岛 928 周年之日，六月二十日又是坡翁渡海北归 925 周年之时。坡翁登岛离岛，到底由海府口岸还是澄迈东水港，向有争议，笔者尝试从水文地理史角度分析相关背景，供读者参考。

探琼北津渡 寻东坡足迹

何以端



南渡江三角洲出海故道追溯图。蓝色为通水河道，棕色为故道，浅绿色区域海拔二十米以上据二十一世纪初卫星地图概略等高线。何以端绘制

齐白石的“印”一面

■ 缪士毅

闲暇之时，观赏《齐白石画集》，翻阅《齐白石自述》，为齐白石书画作品上所盖印章所吸引，细细品鉴，情趣盎然。

齐白石（1864—1957），中国近现代画坛极富传奇色彩的画家，擅画花鸟、虫鱼、蔬果、山水、人物，也画传统节令中的风物，融诗、书、画、印为一体，被称为中国画大师，20 世纪中国十大画家之一。他刻印章，推崇单刀，酣畅淋漓，匠心独具。他所刻的印章，钤印在其创作的书画作品上，相得益彰，别具风采。

齐白石个人在书画作品上所用的印章众多，如从印文内容来看，有“齐白石”“齐频生”“阿芝”“齐大”“借山老人”“齐璜”“濒生”“白石翁”“借山翁”“借山老子”“白石印记”“白石老人”“老白”等；从印章的形状来看，有长方形、正方形等；从印章的刻制方法而言，有阳刻的，也有阴刻的。钤印之时，他会根据画面布局 and 风格特点选择相应印章，为其作品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。

齐白石个人在书画作品上所用的众多印章，其印文内容或表达对家乡故园的留恋，或出自对人生经历的感慨，或表白对生活态度的坚持，或流露对自身书画艺术的自嘲，真可谓小印章，大天地。更何况，齐白石所刻的印章风格独特，不仅为整幅书画增光添彩，而且给观赏者以无限美的艺术享受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齐白石个人印章上的每个印文，往往有一个有趣的来历。比如，提起“齐白石”三个字，许多人颇为熟悉，其中的“白石”二字，是齐白石最常用的号。原来，离齐白石家不到一里地，有个驿站，名叫白石铺。于是，他的老师为其取了一个“白石山人”的别号，人家平常叫他时，却把“山人”两字略去了，光喊他“齐白石”，就连其自己也喜欢“齐白石”这一叫法。后来，习惯成自然，“齐白石”成了他一生叫得最多的称呼。为此，他自己刻了数枚不同风格的“齐白石”印章，此外还刻了“白石翁”“白石老人”“白石印记”“老白”等印章；又如，依齐白石出生地齐家辈分的排法，到他这一辈，排起来应该是个“纯”字，派名“纯芝”。其祖父母和父亲母亲，平时都叫他“阿芝”，于是，他就刻了一枚“阿芝”印章；再如，“齐璜”的“璜”字，是老师给他取的名字，老师还为其取了一个“濒生”的号。为表达对老师的敬意，齐白石便分别刻了“齐璜”“濒生”两枚印章。



齐白石的部分私印。 图片来源：《齐白石自述》

至于齐白石印文为“借山老人”“借山老子”“借山翁”印章中的“借山”两字，源于齐白石的书房名“借山吟馆”。清代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 年），齐白石搬至离其老家不远的梅公祠租住，因住处附近遍植梅花，便将此处取名为“百梅书屋”，并在梅公祠内空地处，添盖了一间书房，取名“借山吟馆”。齐白石的朋友曾问他：“你的借山吟馆，取了借山两字，是什么意思？”齐白石说：“意思很明白，山不是我所有，我不过借来娱目而已！”后来，齐白石觉得自己虽说也会吟几句平平仄仄，但怎么能够自称为诗人呢？于是，便把“借山吟馆”中的“吟”字删去，只名为“借山馆”了。他刻印“借山老人”“借山老子”“借山翁”，以表示随遇而安的意思。

齐白石对刻印感受深刻，他在自述中提到，其在光绪十八年（1892 年）时，所刻的印章，都是自己的姓名，用在诗画方面而已。刻的虽不多，收藏的印石，却有三百来方，遂自名为“三百石印斋”。至民国十一年（1922 年）时，自刻自用的印章多了，其中十分之二三，都是名贵的佳石。他还提及，自己刻印，同写字一样。写字，下笔不重描，刻印，一刀下去，决不回刀；说其自己刻印，比较有力，等于写字有笔力，就在这一点。

齐白石个人印章，呈现的不仅是别具一格的艺术品，也是折射人生的大窗口，值得品鉴。



投稿邮箱 382552910@qq.com

澄迈海口各有一说

南渡江口诸港（宋代未有琼州府，无所谓府城或海府地区，本文借明清地理概念称海府）和澄迈东水港两种观点，都各有依据，但又都没有确证，若有，就无需争议了。

持海府说的一方，多提出坡翁《与杨济甫》信中“今日到海岸，地名递角场，明日顺风即过琼矣”，以及南宋《萍洲可谈》载坡翁“与子（苏）过乘月自琼州渡海而北”等，作为证

据。但古称“琼”往往有两层意思，一指“琼州”甚至代指海南，二指“琼管”所在地即官署或官署所在的城池。古称州县名同样可以有这两层意思，到底指哪一层，要依据前后文判断。

海府说另一条证据是坡翁《与张景温书》中，“知舟御在此，以病不果上谒”。苏东坡即使没从“琼管”口岸登岛，也必须亲到琼管办理前

往贬所的公文手续，其时朝官张景温驻于琼管，所以他“知舟御在此”。坡翁登岛、离岛均需到琼管办迁徙手续，但不等于就从琼管口岸登陆或离岸。

持澄迈说的一方，多以东坡北归前的《渡海帖》“轼将渡海，宿澄迈”，以及给姜唐佐的书信，自言计划“只从石排或澄迈渡海”，恐来不及见面了，等等。然而这都

是事前安排，坡翁遇赦北返是大事，受限于舟舶寻觅及风涛难测，事前诸多考虑和安排，既是必须，也因而未见得都能实现。其后有记载他在琼山诸多活动，再未见北渡具体表述，所以澄迈说同样缺乏确证。

为什么坡翁离岛事前都安排澄迈渡海，而不考虑琼管口岸？这就涉及两地口岸的优劣了。

海府港口通塞不常

要探秘宋代琼管港口，首先要弄清楚为什么直到北宋初年才将全岛管治中心迁到府城，这与南渡江主出海口 4000 余年的西移史密切相关。

据我国水文学家罗宪林等人考证，南渡江主出海口原在三角洲东侧，4500 年前沿迈雅河进入今之东营港，由于琼州海峡东侧的喇叭口地形，强烈的东北向风浪挤压导致沿岸漂沙，在出海口东岸形成向西延伸的沙咀，主口门位置受阻，被迫不断西移，最终移到当代的沙上

港。汉唐时，南渡江主出海口很可能还在东营港水道，人们不得不越过三角洲顶点（近代铁桥位置）沿江上溯建郡治。

最迟在五代时期，沙上港作为主出海口已基本稳定，出海河道常年可行船，这是宋初建置“琼管转运司”的基本条件。宋城在府城城垣中西部，城内海拔均超过十三四米，是更新统红土组成的坚实台地，虽紧靠三角洲却并非冲积扇，可以百水不淹，沙上港以东的整个三角洲，都不再有类似台地了。

城址理想，港口却不理想。由于沙洲以北不远，琼州海峡地槽就出现断崖式下降，南渡江所输入的河沙大部分被东北来的急流（古称“三合流”）压向西南近岸，造成江流多支入海，冲积洲不能延长；而长期受拦门沙堵压的出海口门滩涂广阔，注定难为良港，不能直泊大船。琼州海峡泥沙运动的复杂化，引起地貌的季节性变化，尤其南岸较为明显，当代人工堆填海甸岛，疏浚河道，固化海岸，才彻底改变了这个态势。

南宋“神应港”的自然疏浚一度

改善了靠泊条件，让苦恼于港口已久的军政当局大喜过望。但这种疏浚并非常态，相反，“其港自海岸屈曲，不通大舟”才是常态，“神应港”之后一段时间，港口重新淤浅。“蛟人频揭水，蕃舶每胶泥”是明初纪实，古人难以测水，海船一旦被胶底不能浮动就非常危险。

宋代南渡江出海口还有一个不利因素，当代所见的南渡江下游并非唯一出海口，东营港出海故道依然畅通，明显分流了水势，使得海府诸港通塞不常的缺陷更为明显。

东水港更胜一筹

明代嘉靖《琼管山海图说》，是现存明代唯一专载山海兵要地志的史料，载澄迈县港口：“海道则有上下八浦……惟东水、石硯可通寇舰。”

“寇舰”能通，亦即海船能通，是良港的标志。《图说》澄迈诸港，仅对

东水（今老城港）、石硯（今马村港）二港有此表述，琼山诸港均未见类似表述，差别是明显的。

可见琼山城内海口、秀英诸港通塞不常，多半时候水情不甚理想，往来必须在“白沙津”航道以外的深

水区接驳渡海大船，晚清民国的记述同样如此。而澄迈东水港则无需接驳，可以装船直过，石硯港就更优良了。

苏东坡北返前，第二次致书秦观（字少游），说到“有书托吴君，雇

二十壮夫来（徐闻口岸）递角场相等”，说明他携行李不少。就安全和方便考虑，这些行李自澄迈港登船直渡的可能性，远大于海府接驳北运，至于他本人是否在海府登舟，是两回事。

一窥宋代“海口浦”

通常认为，海府地区“海口”这一地名最早见于宋代，依据是南宋《诸蕃志》“（琼州）海口有汉两伏波庙，路博德、马援祠也。过海者必祷于是，得杯珓之吉而后敢济”，以及《琼台志》的“琼山县学，在海口浦。元至正中，元帅实德资海牙重修”“邑（县）学肇宋庆历”。

此说颇可商榷。因为“海口”一词正如“田头”“山脚”“街口”一样，可以是泛指，即面临出海的港口，也可以是特指，即某港或某城镇之名。而宋代这两处“海口”之载，考其背景恰恰都只是泛指。

理由有二。

一是宋代海南“海口”作为特指地名，不在琼北而在琼南。《诸蕃志》载吉阳军“郡治之南有海口驿，商人

舫舟其下，前有小亭，为迎送之所”，海口驿是水驿，全国最南一驿，琼北是“星舶驿”，驿站名均由朝廷枢密院审批备案，是正式地名。所以，琼山县“过海者必祷于是”的“海口”只是泛指，其确切地址是今龙岐村，即古代“学前水”靠近出海口处。

宋代琼山县学的“海口浦”在哪里，是在白沙津或明清海口港吗？

这就说到理由二。官学地位很高，历代多设在州县城内或城边安全便捷之地，甚至常常设在官署区内。宋代白沙津包括明清海口港周边，宋时淤积未熟，滩涂更为广阔低矮，不宜人居，直到宋末亦难有固定村落。

元初将宋末降兵（其中疍民不少）“于白沙津置镇，设官管领，给粮巡防海上”，后又占城降酋“立营

籍，为南番兵”，首开建置，都是水师。这一带当时就叫“夷洲”，明代是“星舶驿”，驿站名均由朝廷枢密院审批备案，是正式地名。所以，琼山县“过海者必祷于是”的“海口”只是泛指，其确切地址是今龙岐村，即古代“学前水”靠近出海口处。

官学师生都是斯文人，无力防御暴力侵害。北宋县令绝不会把一邑精英扔到滩涂遍布、红树林密密麻麻，连淡水都难保障的苦远僻地这样荒唐。

宋代琼州城的城廓远小于明代扩建以后的府城，其东门当在鼓楼以北的今文庄路口，西门当在今宗伯里一横的忠介路口。郡城通海码头就在明清东门（现保护碑称为宋城东门）外的河口，也就是绕城南再北拐的“学前水”东门外那段。宋代这条河又深又宽，虽是内河港难泊大舟，却不失为很方便的琼管主

港。港口本身不宜聚居，船民遂于附近成“番置（攀丹）村”。明代学前水渐渐淤窄，人们就在这里向东开凿人工河贯通南渡江，继续出海。

宋代航船直通东门外的那段河道，宋人既称海口，也称河口，如正德《琼台志》记载的“玉皇殿，在城东河口，宋乡人募建”。“城东”不书里数，说明不足一里。“海口浦”是宋元郡治主港，既无需、亦未有定名，外通海北及诸番，内连南渡江诸埠，粮食竹木等物无不仰赖。

洪武二十八年（1395 年）构筑“海口后千户所城”，此后“海口”渐渐在全琼成了专用地名，再往后成了全国专用地名，无意中为海南自古以来的海洋文化导向是个高度肯定。

节令物语

古人的消暑饮食

■ 周铁钧

又是一年大暑到，树上鸣蝉愈发噪。

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说：“伏炎，赤阳下迫、地湿上蒸，冷饮生津，祛暑症。”看来古人也提倡盛夏季节多喝冷饮，消暑降温，祛病保健。但古时没有冰箱、冷柜等，酷暑季节何来的冰食冷饮呢？

《诗经·七月》写道：“二之日凿冰冲冲，三之日纳于凌阴。”意思是说，每年二三月从河里凿来冰块，储藏在山阴处的地窖里。可见，古人是在严冬时窖储冰块，到盛夏季节取出制作冷饮，消解暑热。

西周时期，宫廷已设有专门管理储冰机构的“冰政”，负责人称“凌人”。《周礼·天官》记载：“凌人掌冰政，正岁，十有二月，令斩冰，三其凌。”当时窖藏的冰块须是用量的三倍以上，因其中三分之二会溶耗。

明代刘侗在《帝京景物略》中记述了朝廷采冰的情景：进入初冬，皇宫就派人将河中的杂物打捞干净，待结成坚冰，要先放水“刷河”，洗净冰层上的泥土，用冰锺凿出盈尺见方的冰块，运至冰窖储藏。

炎热时有了冰窖，就有了巨大的冷藏箱，夏日的宫廷御膳、官宦宴会上，冰食冷饮花样繁多。宋代，有一种称“酥山”的冰点，将奶油、蜜糖冷冻，在盘中垒成山峰状，嵌上花瓣、果条等装饰，入冰窖冷藏。食用时端出，甜糯滑腻，入口冰爽、暑气顿消。南宋诗人杨万里赋诗《咏酥》赞曰：“似腻还成爽，才凝又欲融。玉来盘底碎，雪到口边消。”

还有一种称“冰酪”的冷饮，用果汁、牛奶、香料加冰块混合调制，是王公贵族最为流行的消暑饮品。将糯米粉拌红糖、蜂蜜揉团炸熟，浸



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的冷饮摊铺。 资料图

入“冰酪”凉透，称“冰雪冷元子”，入口甜凉爽滑、筋道润黏，是宫廷必备的消暑膳食。史书记载，六十八岁的宋孝宗赵昚，就疑似贪凉吃了过多的“冰雪冷元子”，导致严重腹疾，医治无效，撒手人寰。

从宋元时期开始，民间出现了私人冰窖，夏日的冰块也走进寻常百姓家，种类繁多的冰食冷饮统称“饮子”，每到暑期，市面会有许多“饮子店”开张，不但售卖水果、鲜奶、糖糍类冰镇饮品，还有既消暑祛

暑、又清热解毒的草药冷饮。

五代时期的王仁裕在《玉堂闲话》中记载，长安城西有一家叫“萧乾霖”的饮子店，岁临盛夏，“萧乾霖”以藿香、蒲公英、金银花等草药熬煮饮子：“冰镇置冷，百文一钵，可消暑疾。”

元代熊梦祥在《析津志》里记录：“大都（北京）繁华街市，白日卖瓷钵冰饮，夜晚售冰盏酸梅汤。暑热中，酒坊在石槽内放冰块，置坛镇酒，饮者自筛。”不难想象，赤日炎炎中，斟下一碗碗清凉的冰酒，开怀豪饮，爽声朗笑，尽显元代满蒙民族的张扬与豪放。

《燕京岁时记》也载述：“市有冰绿豆水、冰红茶水、冰姜蜜水等十余种，尚有冰雪冷弹子、甘草冰雪糕。”可见清代盛夏的街市上，不但有各种冷饮，还有高档的冰球、冰糕等冰食。